

御纂醫宗金鑑

訂正傷寒論註

辨少陰病証併治全篇
辨厥陰病証併治全篇

金部卷八

御纂醫宗金鑑卷七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少陰全篇目錄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附子湯

四逆湯

白通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真武湯

通脈四逆湯

吳茱萸湯

四逆散

黃連阿膠湯

豬膚湯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散及湯

苦酒湯

桃花湯

御纂醫宗金鑑卷七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辨少陰病脈證并治全篇

少陰腎經水火之藏邪傷其經隨人虛實或從水化以爲
寒或從火化以爲熱水化爲陰寒之邪是其本也火化爲
陽熱之邪是其標也陰邪其脈沉細而微陽邪其脈沉細

而數至其見證亦各有別陰邪但欲寐身無熱陽邪雖欲
寐則多心煩陰邪背惡寒口中和陽邪背惡寒則口中燥
陰邪咽痛不腫陽邪咽痛則腫陰邪腹痛下利清穀陽邪
腹痛下利清水或便膿血也陰邪外熱面色赤裏寒大便

利小便白陽邪外寒手足厥裏熱大便秘小便赤此少陰
標本寒熱之脈證也凡從本之治均宜溫寒回陽從標之
治均宜攻熱救陰回陽救陰其機甚微總在臨證詳究辨
別標本寒熱以急施其治庶克有濟稍緩則不及矣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註

少陰腎經陰盛之藏也少陰受邪則陽氣微故脈微細也
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少陰受邪則陰盛而行陰者多
故但欲寐也此少陰病之提綱後凡稱少陰病者皆指此
脈證而言也

集

方有執曰少陰言經也居於極下其脈起於小趾之下靈

樞曰是主所生病者嗜臥但欲寐蓋人肖天地天地之氣
行於陽則闢而曉行於陰則闔而夜故人之氣行於陽則
動而寤行於陰則靜而寐凡病人但欲寐者邪客於陰故
也

張璐曰此言少陰之總脈總證也蓋少陰屬水主靜即使
熱邪傳至其經在先之脈雖浮大此時亦必變為沉細在
先之證雖煩熱不寧此時亦必變為昏沉嗜臥俱須辨出
脈細沉數口中燥為熱證脈沉微細口中和為寒證以此
明辨萬無差誤矣

程應旄曰凡陰脈皆沉異乎太陽之浮不必言矣陽明脈

大微者大之反少陽脈弦細者弦之反沉非微細陰證定矣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註

少陰病謂但欲寐也脈沉者謂脈不微細而沉也今始得之當不發熱而反發熱者是為少陰之裏寒兼有太陽之表熱也故宜麻黃附子細辛湯溫中發汗顧及其陽則兩感之寒邪均得而解之矣

集註

方有執曰發熱邪在表也脈沉少陰位也而居裏也以其居裏邪在表面發熱故曰反也以邪在表不在裏故用麻黃以發之以其本陰而標寒故用附子以溫之細辛辛溫

通於少陰用之以佐主治者以其專經而為向導也
程知曰三陰表法與三陽不同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為表
而少陰尤為緊關故用散邪溫經之劑俾外邪之深入者
可出而內陽亦不因之外越也

程應旌曰一起病便發熱兼以陰經無汗世有計日按證
者類能用麻黃而忌在附子不知脈沉者由其人腎經素
寒裏陽不能協應故沉而不能浮也沉屬少陰不可發汗
而始得病時即發熱則兼太陽又不得不發汗須以附子
溫經助陽托住其裏使陽不至隨汗而越其麻黃始可合
細辛用耳

林瀾曰傳邪與陰寒皆有沉脈沉但可為病之在裏而未
可專以沉為寒也夫少陰證中微細而沉與細數而沉其
為寒熱之殊益大有別矣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 二兩
去節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枚
炮去
皮破
八片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
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
證故微發汗也

註此詳上條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仍脈沉發熱不解者宜麻

黃附子甘草湯微發其汗也蓋謂二三日不見吐利裏寒之證知邪已衰然熱仍在外尙當汗之但不可過耳故不用細辛而用甘草蓋于溫散之中有和意也此二證皆未

集張璐曰少陰無發汗之法汗之必至亡陽惟此一證其外

有太陽發熱無汗其內不吐利躁煩嘔渴乃可溫經散寒取其微似之汗也

程應旄曰既云微發汗矣仍用以字故字推原之足見鄭重之意按此二條與太陽篇發熱頭痛脈沉用四逆者同一證彼以不差則期過三日可知病已入裏雖尙冒太陽

頭痛直以少陰法律之此少陰病在初得二三日雖無頭
痛證不容竟作少陰治之故仍兼太陽之法以律之一出
一入不啻爰書假令前條得之二三日後二條過二三日
不差則四逆之與麻黃易地皆然矣

汪琥曰上條反發熱脈沉此亦反發熱脈沉但上言始得
之為急此言得之二三日為緩病勢稍緩治法亦緩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
去節

附子一枚
炮去
皮破入片

甘草二兩
炙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二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

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

解柯琴曰彼太陽病而脈反沉便用四逆以急救其裏是裏

寒陰盛也此小陰脈而表反熱便於表劑中加附子以預

固其陽是表熱陽衰也夫以發熱無汗太陽之表脈沉但

欲寐少陰之裏設用麻黃開腠理細辛散浮熱而無附子

以固元陽則太陽之微陽外凸惟附子與麻黃並用則寒

邪散而陽不凸此裏病及表脈沉而當發汗者與病在表

脈浮而發汗者溼庭也若表微熱則受寒亦輕故以甘草

易細辛而微發其汗甘以緩之與辛以散之者又少間矣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凸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濇者復不可

下之

即集醫宗金鑑卷之七 正傷寒論少陰論

註

少陰病脈微雖有發熱亦為少陰裏寒外熱非太陽發熱者可比故不可發汗發汗則亡陽然陽已虛津液已涸即見少陰口燥咽乾可下之證若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之

又恐亡陰也

集註

方有執曰微者陽氣不充故曰無陽無陽則化不行故汗不可發也尺以候陰弱濇者陰血不足也故謂復不可下其當亟行溫補又可知矣

程應旂曰少陰多自利證人固無肯輕下者但拈出尺脈弱濇字則少陰之有大承氣湯證其尺脈必強而濇已伏

見於此處矣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少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

吐利

註

病人脈陰陽俱緊發熱無汗者太陽傷寒證也發熱汗出

不止者太陽少陽證也今脈緊無熱而反汗出此屬少陰

然少陰證法當咽痛而復吐利也上條脈微無汗不可發

汗者是以脈為主也此條有汗脈緊不可發汗者是以證

為主也從脈從證不可不察也

集註

程知曰陰陽俱緊傷寒之脈也法當無汗而反汗出太陽

之陽外也若以少陰少陽之證而認為太陽中風之證則誤矣少陰之寒上逼則咽痛而吐下逼則不利也

邪真醫宗金鑑卷之六 傷寒論註少陰篇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
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註此承上條互發其義以別陰陽寒熱也少陰病脈沉微細

寒邪脈也脈沉數細熱邪脈也若脈緊汗出是少陰寒虛
證也今脈緊無汗乃少陰寒實證也因循至七八日之久
而自下利若寒實解則脈必緊去而暴微其證必手足由
冷而反溫是知邪隨利去爲欲解也故此時雖煩下利乃

陰退陽回故知其必自愈也

集方有執曰緊寒邪也自下利脈暴微者陰寒內瀉也故謂

手足爲反溫言陽回也陽回則陰退故謂緊反去爲欲解

也夫寒邪在陰而衾得自利衾暴微手足溫緊去爲欲
解者猶之邪在陽衾數而熱得汗出衾和身涼數去爲欲
愈之意同陰陽勝復之機也
程應旄曰衾於利後頓變緊而爲微手足於利後變不溫
而爲溫則微非諸微亡陽之微乃緊去人安之微蓋以從
前之寒已從下利而去故陽氣得回而欲解也雖煩下利

必自愈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註背惡寒爲陰陽俱有之證如陽明病無大熱口燥渴心煩

背微惡寒者乃白虎加人參湯證也今少陰病但欲寐得

之二三日口中不燥而和其背惡寒者乃少陰陽虛之背
惡寒非陽明熱蒸之背惡寒也故當灸之更主以附子湯
以助陽消陰也口燥口和誠二者之確徵矣

集註

程知曰言初得之證口中和不渴不燥全無裏熱也內經

曰背為陽背惡寒則陽虛陰盛寒深可知若風寒在表而
惡寒則一身盡寒矣灸之以助陽消陰與附子湯以溫經
散寒論中云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
湯加入參主之彼是陽熱乘陰虛而內陷之惡寒與此之
陰寒盛者不同陽入陰者則口燥心煩陰寒盛者則不能

銷鑠津液故口中和

張璐曰太陽表氣太虛邪氣得入犯少陰故得之一二目
尚背惡寒不發熱此陰陽兩虧較之兩感更自不同兩感
表裏皆屬熱邪猶堪發表攻裏此則內外皆屬虛寒無邪
熱可以攻擊惟當溫經補陽以溫補其不足更灸關元以
協助之雖其證似緩於發熱脈沉而危殆尤甚焉

汪琥曰此條論仲景不言當灸何穴常器之云當灸鬲俞
關元穴背俞第三行郭雍云此有錯字當是灸鬲俞關元
穴也鬲俞是背俞第二行穴按鬲俞實係背俞部第三行
穴然常器之所云第三行穴者當是鬲關非鬲俞也圖經
云鬲關二穴在第七椎下兩旁相去各三寸陷中正坐取

之足太陽氣脈所發專治背惡寒脊強俯仰難可灸五壯
蓋少陰中寒必由太陽而入故宜灸其穴又關元一穴在
腹部中行臍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可灸百壯常器之
所謂灸關元者是溫其表以散外邪灸關元者是溫其裏
以助其元氣也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註

此承上條詳舉其證互發其義以出其治也身體痛表裏
俱有之證也如太陽病脈浮發熱惡寒身痛手足熱骨節
痛是為表寒當主麻黃湯發表以散其寒今少陰病脈沉
無熱惡寒身痛手足寒骨節痛乃是裏寒故主附子湯溫

裏以散寒也

集註方有執曰少陰腎也腎主骨寒淫則痛

程應旂曰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太陽傷寒同有此證也

以脈沉辨之沉屬陰寒重者所致裏陰有餘表陽不足故

以附子湯主之

附子湯方

附子 二枚去皮生破八片

茯苓 三兩

人參 二兩

白朮 四兩

芍藥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解少陰為寒水之藏故寒傷之重者多入少陰所以少陰一

經最多死證方中君以附子二枚者取其力之銳且以重
其任也生用者一以壯少火之陽一以散中外之寒則身
自痛自止惡寒自除手足自溫矣以人參爲臣者所以固生
氣之原令五藏六府有本十二經脈有根脈自不沉骨節
可和矣更佐白朮以培土芍藥以平木茯苓以伐水水伐
火自旺旺則陰翳消木平土益安安則水有制制則生化
此誠萬全之術也其有畏而不敢用以致因循有悞者不
誠可惜哉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宐四逆湯

註

少陰病但欲寐脈沉者若無發熱口燥之證則寒邪已入

其藏不須遲疑急溫之以四逆湯消陰助陽可也

集註 吳人駒曰脈沉須辨虛實及得病新久若得之多日及沉

而實者須從別論

四逆湯方

甘草 二兩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

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方解

方名四逆者主治少陰中風欲厥四肢厥逆也君以甘草

之甘溫溫養陽氣臣以薑附之辛溫助陽勝寒甘草得薑

附鼓腎陽溫中寒有水中煖土之功薑附得甘草通關節

走四肢有逐陰回陽之力腎陽鼓寒陰消則陽氣外達而
脈自升手足自溫矣

集註

汪琥曰少陰病本脈微細但欲寐今輕取之微脈不見重
取之細脈幾亾伏匿而至於沉此寒邪深入於裏始將入
藏溫之不容以不急也稍遲則惡寒身踈吐利煩躁不得
臥寐手足逆冷脈微而沉死證立至矣四逆湯之用可稍

緩乎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註

少陰病但欲寐脈

細已屬陽為陰困矣更加以下利恐

陰降極陽下脫也

若以葱白大通其陽而上升佐以薑

附急勝其陰而緩降則未脫之陽可復矣

集註

方有執曰少陰病而加下利者不獨在經而亦在藏寒甚

而陰盛也治之以乾薑附子者勝其陰則寒自散也用葱

白而曰白通者通其陽則陰自消也

程知曰此言下利宜通其陽也少陰病謂有蠛微細欲寐

證也少陰下利陰盛之極恐致格陽故用薑附以消陰葱

白以升陽通云者一以溫之而令陽氣得入一以發之而

令陰氣易散也

慈汪琥曰腎虛無火不能主水故下利用白通湯者溫裏以

白通散寒也

白通湯方

葱白 四莖

乾薑 二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集解

汪琥曰此方與四逆湯相類獨去甘草蓋驅寒欲其速辛

烈之性取其驟發直達下焦故不欲甘以緩之也而猶重在葱白少陰之陰天之寒氣亦為陰兩陰相合而偏於下利則與陽氣隔絕不通薑附之力雖能益陽不能使真陽之氣必入於陰中惟葱白味辛能通陽氣令陰得陽而利庶可愈矣蓋大辛大熱之藥不過藉以益人陽氣非有以通之令真陽和會而何以有濟也耶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
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註

此承上條詳申其脈以明病進之義也少陰病下利脈微
者與白通湯下利當止今利不止而轉見厥逆無脈更增
乾嘔而煩者此陰寒盛極格陽欲脫之候也若揣以熱藥
治寒寒既甚必反格拒而不入故於前方中加人尿猪膽
之陰以引陽藥入陰經曰逆者從之此之謂也無脈者言
診之而欲絕也服湯後更診其脈若暴出者如燭燼焰高
故主死若其脈徐徐微續而出則是真陽漸回故可生也
故上條所以總見下利卽用白通以治於未形誠善法也

集註程知曰此言陰盛格陽用膽汁通陰法也以白通與之宏

乎陽可救今乃利不止反至厥逆無脈則陰邪愈無忌矣

乾嘔而煩則陽藥在膈而不入陰矣此非藥不勝病乃無

御導之力也加人尿豬膽之陰寒則可引薑附之溫入格

拒之寒而調其逆此內經從治之法也

程應旌曰脈暴出者死無根之陽驟逆諸外也微續者生

陽氣漸交陰肯納也

白通加猪膽汁湯方

葱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五合

猪膽汁已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
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解方

是方即前白通湯加人尿猪膽汁也加尿膽者從其類也
下咽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則二
氣之格拒可調上下之陰陽可通矣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
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
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合色白也

註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中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此
屬少陰傳邪寒熱俱有之證也若是少陰熱而燥乾引水

之渴小便必色赤乃少陰燥不能生津下焦有熱也今為

少陰虛而引水自救之渴故小便則色白是少陰虛冷不

能化液下焦有寒也於此可知少陰病形悉具而渴者有

寒熱二端之別也

集註成無已曰欲吐不吐心煩者表邪傳裏也若腹滿痛則屬

太陰此但欲寐則知屬少陰五六日邪傳少陰之時若自

利不渴寒在中焦屬太陰也此自利而渴為寒在下焦屬

少陰也腎虛水燥故渴欲引水自救下焦虛寒故小便色

白下利而渴小便色白非裏熱可知矣

方有執曰此反覆申明曉人勿認煩渴均為熱證以致悞

之意
程應旄曰煩證不盡屬少陰故指出但欲寐來渴證不盡屬少陰故指出小便白來結以下焦虛有寒教人上病治在下也蓋上虛而無陰以濟總由下虛而無陽以溫也二虛字皆由寒字得來又曰吐利而渴與猪苓湯證同其別在但欲寐且猪苓證小便必不利而色赤飲水與白頭翁證同彼曰以有熱故也小便亦必不自
林瀾曰欲吐不吐心煩陽虛格越於上但欲寐自利小便白裏之真寒已深要知此渴與口燥舌乾之渴不同若兼腹滿便閉譫語諸證自當作陽邪傳裏治之既裏虛自利

小便白其爲虛寒明甚特曰下焦者足見陰旣盛於下陽必格於上豈可以煩渴而誤攻其熱哉

汪琥曰以全文觀之大似熱證惟小便色白知爲真寒之證此但欲寐與熱邪不同其寐必不昏濁其呼吸必促而細曰屬少陰者以別其非陽邪之渴乃內無津液引水自救之渴試以冷水飲之必不多也細察其小便若色白者此少陰虛寒之證悉具也非熱邪可知矣

沈明宗曰此少陰虛寒似乎熱證之辨也世但知四肢厥逆爲虛寒證詎知小便色白乃爲的驗乎

吳人駒曰陽明之欲吐則不得寐在少陰則但欲寐引此

以為盛虛之別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
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
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

按溫溫當是噍噍噍者乃吐飲之狀也

計此承上條欲吐不吐詳別脈證以明其治也飲食入口即

吐且心中噍噍欲吐復不能吐惡心不已非少陰寒虛吐

也乃胸中寒實吐也故始得之脈弦遲弦者飲也遲者寒

也而手足寒者乃胸中陽氣為寒飲所阻不能通於四肢

也寒實在胸當因而越之故不可下也若膈上有寒飲但

乾嘔有聲而無物出此爲少陰寒虛之飲非胃中寒實之
飲也故不可吐惟急溫之宜四逆湯或理中湯加了香薷
菜萸亦可也

集

程知曰此言少陰飲時爲腎邪上逆當溫不當吐也欲吐

不吐陰邪上逆之證若始得病時邪未深入其手足但

寒而不厥脈但弦遲而不沉細則爲邪實胸中寒尚在表

證不屬於陽分當吐而吐下吐者有物嘔則無物兩者須辨

寒瀰若膈上有寒飲但見乾嘔而不能吐出則是陰寒上逆當

溫而不當吐也口急溫者明不溫則見厥逆無脈諸寒證

也

程應旄曰寒在胃脘不可下而屬實邪但從吐法一吐而陽氣得通吐法便是合法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虛寒從下而上阻留其飲於胃神究非胃中之病也直從四逆湯急溫其下可矣本論中之要旨一申精之少陰病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躁不得臥寐者死論中言此至然急溫者何四逆散本論

註

此發明上條互詳脈證大於急溫致變之義也脈微細沉

但欲臥少陰寒也當無汗今反汗出不煩乃少陰亡陽也

且自欲吐陰寒之邪上逆正當急溫失此不治因循至五

六日加之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此少陰腎中真陽擾

亂外越欲絕之死證此時卽溫之亦無及矣

集註

方有執曰脈微沉細但欲臥少陰本病也汗出而不作煩

熱無陽也欲吐經中之邪不退也自利藏病進也更復煩

躁不得臥寐者陽欲絕而擾亂不寧也

程應旄曰今時論治者不至於惡寒踈臥四肢逆冷等證

疊見則不敢溫不知證已到此溫之何及况諸證有至死

不一見者則盡於本論中之要旨一一申詳之少陰病脈

必沉而微細論中首揭此蓋已示人以可溫之脈矣少陰

病但欲臥論中又已示人以可溫之證矣汗出在陽經不

可溫在少陰危急溫論中又切示人以亡陽之故矣况復

有不煩自欲吐陰邪上逆之證乎則真武四逆誠不啻三

兼年之艾矣乃不知預為綢繆延緩至五六日前欲吐今且

利矣前不煩今煩且躁矣前欲臥今不得臥矣陽虛擾亂

陰盛轉加焉有不死者乎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

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

真武湯主之

論中心下有水氣發熱有汗煩渴引飲小便不利者屬太

陽中風五苓散證也發熱無汗乾嘔不渴小便不利者屬

太陽傷寒小青龍湯證也今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

訂正傷寒論卷之六

日腹痛下利陰寒深矣設小便利是純寒而無水乃四子
湯證也今小便不利或欬或嘔此為陰寒兼有水氣之證
故水寒之氣外攻於表則四肢沉重疼痛內盛於裏則腹
痛自利也水氣停於上焦胸肺則欬喘而不能臥停於中
焦胃府則嘔而或下利停於下焦膀胱則小便不利而或
少腹滿種種諸證總不外乎陰寒之水而不用五苓者以
非表熱之飲也不用小青龍者以非表寒之飲也故惟主
以真武湯溫寒以制水也

集註

喻昌曰太陽篇中厥逆筋惕肉𦐇而亡陽用真武矣茲少
陰之水濕上逆仍用真武以鎮攝之可見太陽膀胱與少

陰腎一藏一府同為寒水府邪為陽邪藉用麻桂為青龍

藏邪為陰邪藉用附子為真武

真武湯方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切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

泡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二兩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方解小青龍湯治表不解有水氣中外皆寒實之病也真武湯

治表已解有水氣中外皆寒實之病也真武者北方司水

之神也以之名湯者賴以鎮水之義也夫人一身制水者

脾也主水者腎也腎為胃關聚水而從其類者倘腎中無

陽則脾之樞機雖運而腎之關門不開水雖欲行孰為之

白主故水無主制泛溢妄行而有是證也用附子之辛熱壯

其腎之元陽而水有所主矣白朮之苦燥建立中土而水有

其所制矣生薑之辛散佐附子以補陽溫中有散水之意茯

苓之淡滲佐白朮以健土制水之中有利水之道焉而尤

妙在芍藥之酸斂加於制水其水藥中一以瀉木使子盜

母虛得免妄行之患一以飲陽使歸根於陰更無飛越之
虞孰謂寒陰之品無益於陽乎而昧者不知承制之理論
中誤服青龍發汗亡陽用此湯者亦此義也然下利減芍
藥者以其陽不外散也加乾薑者以其溫中勝寒也水寒
傷肺則咳加細辛乾薑者散水寒也加五味子者收肺氣
也小便利者去茯苓以其雖寒而水不能停也嘔者去附
子倍生薑以其病非下焦水停於胃也所以不須溫腎以
行水祇當溫胃以散水佐生薑者功能止嘔也

集解

程知白曰通通脈真武皆為少陰不利而設白通四證附
子皆生用惟真武一證熟用者蓋附子生用則溫經散寒

泡熟則溫中去飲白通諸湯以通陽爲重真武湯以益陽
爲先故用藥有輕重之殊乾薑能佐生附以溫經生薑能
資熟附以散飲也

張璐曰按真武湯方本治少陰病水飲內結所以首推朮
附兼茯苓生薑之運脾滲水爲務此人所易明也至用芍
藥之微旨非仲景不能蓋此證雖曰少陰本病而實緣水
飲內蓄所以腹痛自利四肢疼重而小便反不利也若極
虛極寒則小便必清白無禁矣安有反不利之理哉此證
不但真陽不足真陰亦必盡虧或陰中伏有陽邪所致若
不用芍藥固護其陰豈能勝附子之雄烈乎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註身體爲表藏府爲裏此以內外交表裏也皮膚爲表骨髓爲裏六府爲表五藏爲裏此以身體之淺深藏府之陰陽分表裏也病人已病之人也身大熱謂通身內外皆熱三陽證也反欲得近衣者乃是假熱雖在皮膚之淺而真寒實在骨髓之深陰極似陽證也身大寒謂通身內外皆寒三陰證也反不欲近衣者乃是假寒雖在皮膚之淺而真熱實在骨髓之深陽極似陰證也

按此以人之苦欲測其寒熱真假而定陰陽之證也當與少

陰厥陰病論中表熱裏寒裏熱表寒脈滑而厥惡寒不欲
近衣口燥咽乾等條參看

集註

成無已曰皮膚言淺骨髓言深皮膚言外骨髓言內身熱

欲近衣表熱裏寒也身寒不欲近衣表寒裏熱也大抵表
熱裏寒脈必沉遲裏熱表寒脈必滑數須當辨之

鄭重光曰皮膚者骨髓之外浮淺之分也骨髓者皮膚之
內沉深之分也欲得近衣借外以禦內此真寒也體有著
而成忤不在衣之厚薄此假寒也不察人之苦欲何以劑
其真寒真熱而定標本乎

少陰病下利清穀而表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

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

逆湯主之

註

少陰腎也腎象乎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二陰若盛則一

陽必衰陰邪始得內侵孤陽因之而外越也下利清穀手

足厥冷脈微欲絕裏陰盛極也身反不惡寒面色反赤其

外反熱格陽於外也故雖有腹痛乾嘔咽痛等證亦當倣

白通湯之法加葱於四逆湯中以消其陰而復其陽可也

集註

程應旄曰熱因寒格無論腹痛乾嘔咽痛皆下利中格陽

之證即使利止而脈仍前欲絕不出亦不得謂裏寒已退

輒妄治其外熱也須循四逆湯例消陰霧於下部但加葱

非真醫宗金鑑 卷二 溫病論 陰虛論

白宣陽氣於下焦使陽氣通而脈亦出始為真愈

林瀾曰格拒格也亦曰隔陽陰陽隔離也又白戴陽浮於

上如戴也夫真寒入裏陰氣未有不盛者然其劇不過陽

愈微陰愈盛耳

通脈四逆湯方

甘草

三兩

乾薑

三兩強人可四兩

附子

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

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葱九莖

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

嘔者加生薑二兩

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

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入參二兩

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

方解

論中扶陽抑陰之劑中寒陽微不能外達主以四逆中

俱寒陽氣虛甚主以附子陰益於下格陽於上主以白通

陰盛於內格陽於外主以通脈是則可知四逆運行陽氣

者也附子溫補陽氣者也白通宣通上下之陽者也通脈

通達內外之陽者也今脈微欲絕裏寒外熱是腎中陰盛

格陽於外故主之也倍乾薑加甘草佐附子易名通脈四

逆湯者以其能大壯元陽主持中外共招外熱返之於內
蓋此時生氣已離亾在俄頃若以柔緩之甘草爲君何能
疾呼外陽故易以乾薑然必加甘草與乾薑等分者恐渙
漫之餘薑附之猛不能安養元氣所謂有制之師也若面
赤者加葱以通格上之陽腹痛者加芍藥以和在裏之陰
嘔逆者加生薑以止嘔咽痛者加桔梗以利咽利止脈不
出氣少者俱倍人參以生元氣而復脈也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

壯

註

少陰吐利法當逆冷今不逆冷反發熱者是陽未衰故曰

不死若脈不至雖有外熱恐是假熱須防陽脫宜急灸少陰速通其陽則脈可復也

集註

程知曰前條通脈四逆湯是裏寒外熱手足逆冷而脈不至者也此條用灸法是裏寒外熱手足不逆冷而脈不至者也少陰動脈在足內踝

喻昌曰前條背惡寒之證灸後用附子湯陰寒內凝非一灸所能勝也此條手足反熱祇是陰內陽外故但灸本經引之內入不必更用溫藥也

汪琥曰經云腎之原出於太谿灸少陰七壯當灸太谿二穴在內踝後跟骨動脈陷中

聖傷寒論少陰金篇

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註名曰少陰病主厥陰藥者以少陰厥陰多合病證同情異

而治別也少陰有吐利厥陰亦有吐利少陰有厥逆厥陰

亦有厥逆少陰有煩躁厥陰亦有煩躁此合病而證同者

也少陰之厥有微甚厥陰之厥有寒熱少陰之煩躁則多

躁厥陰之煩躁則多煩蓋少陰之病多陰盛格陽故主以

四逆之薑附逐陰以回陽也厥陰之病多陰盛鬱陽故主

以吳茱萸之辛烈迅散以通陽也此情異而治別者也今

吐而不吐虺手足厥冷故以少陰病名之也蓋厥冷不過

肘膝多煩而躁欲死故屬厥陰病主治也所以不用四逆

湯而用吳茱萸湯也

集註

程知曰吐利陰邪在裏上干脾胃也厥冷陽不溫於四肢

也煩而躁則陰盛之極至於陽氣暴露擾亂不寧也證至

此幾瀕危矣非茱萸之辛溫無以降陰氣之上逆非人參

薑棗之甘溫無以培中土而制腎邪也躁煩與煩躁亦有

別躁者陰躁煩者陽煩躁煩者言自躁而煩是陰邪已外

逼也煩躁者言自煩而躁是陽氣猶內爭也其輕重淺深

之別學者宜詳審之

程應旄曰溫法原為陰寒而設故真寒類多假熱凡陰盛

格陽陰證似陽等皆少陰蠱惑人耳目處須從假處勘出

真來方不爲之牽制如吐利而見厥冷是胃陽衰而腎陰併入也誰不知爲寒者顧反見煩躁欲死之證以証之是皆陽被陰拒而置身無地故有此象吳茱萸湯挾木力以益火勢則土得溫而水寒却矣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 一升

人參 三兩

生薑 一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集解羅天益曰仲景之法於少陰則重固元陽於厥陰則重固

生氣厥陰肝木雖爲兩陰交盡而一陽之真氣實起其中

此之生氣一虛則三陰濁氣直逼中上不惟木經諸證悉具將陽明之健運失職以致少陰之真陽浮露而吐利厥逆煩躁欲死食穀欲嘔種種叢生矣埃萊莢得東方震氣辛苦大熱能達木鬱直入厥陰降其陰盛之濁氣用以爲君人參秉申和正氣甘溫大補能接天真挽回性命升其垂絕之生氣用以爲臣佐薑棗和胃而行四末斯則震坤合德水土不害一陽之妙用成而三陰之間無非生生之氣矣諸證有不退者乎

方有執曰吐則傷陽利則損陰厥冷者陰損而逆也煩躁者陽傷而亂也萊莢辛溫散寒暖胃而止嘔人參甘溫益

陽固本而補中 大棗助胃益脾 生薑嘔家聖藥 故四物者
為溫中降逆之所須也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此承上條互明其義以別可治不可治也此條吐利煩躁

厥逆皆與上條同一用吳茱萸湯治之一曰死不治者何
也蓋以少陰煩躁多躁少煩躁者陰也厥陰煩躁多煩少
躁煩者陽也厥陰手足厥冷不過肘膝微陽未絕故可治
也少陰四肢逆冷不能回溫獨陰不化故曰死也

集程應旂曰由吐利而躁煩陰陽離脫而擾亂可知加之四

逆其陽絕矣不死何待使早知溫中寧有此乎

張璐曰此條與上條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耶必是已用溫中不愈轉加躁煩故主死耳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

註

此互詳上條手足逆冷不治之義也惡寒身踈而臥雖係少陰證而不至於死若下利不止手足逆冷不回是有陰無陽即不吐利躁煩亦不可治也

集註

喻昌曰陰盛無陽即用四逆等法回陽氣於無何有之鄉

其不能回者多矣故曰不治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註

此總承上三條以明不治之死證也四逆謂四肢逆冷過

肘膝而不回也表陽虛故惡寒也陰主屈故蹇臥不伸也
脈不至則生氣已絕若有煩無躁是尚有可回之陽今不
煩而躁則是有陰無陽故曰死也

集註

程應旄曰諸陰邪其見而脈又不至陽先絕矣不煩而躁

孤陰無附將自盡也經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亾蓋
躁則陰藏之神亾也亾則死矣使早知復脈以通陽寧
有此乎

少陰病下利脈微瀝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

之

註

脈微陽虛也瀝血少也必數更衣者下利勃也反少者欲

下而反少也即今之陽虛血少裏急後重下利病也嘔而汗出者陰盛於內上逆而作嘔也陽虛失護故汗出也當

集註程應旂曰少陰病下利陽微可知乃其脈微而且澁則不

但陽微而陰且竭矣陽微故陰邪逆上而嘔陰竭故汗出而勤努責一法之中既欲助陽兼欲護陰則四逆附子輩俱難用矣唯灸頂上百會穴以溫之既可代薑附輩之助陽而行上更可避薑附輩之辛竄而燥下故下利可止究於陰血無傷可見病在少陰不可以難用溫者遂棄夫溫也

汪琥曰按此條論仲景不言當灸何穴脈經云灸厥陰俞
常器之曰灸太衝皆誤郭雍曰灸太谿雖係少陰經穴亦
誤仲景曰空溫其上方有執曰上謂頂白會穴是也圖經
云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後一寸五分頂中央原治小兒
脫肛久不差可灸七壯此條亦灸之者升舉其陽以調夫
陰也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註

少陰病利止若胃和能食神清氣爽是為欲愈也今利止

頭眩時時昏冒不省是氣脫神去故下利雖止仍主死也

集註

方有執曰頭眩俗謂昏暈也諸陽在頭下利止而頭眩者

陽無依附浮越於外神氣散亂故時時自冒也死可知矣
張錫駒曰此條死證全在頭眩自冒上看出若利止而頭
不眩不冒此中已和矣安能死乎然六寸口之動而淋
張璐曰人身陰陽相為依附者也陰亾於下則諸陽之上
聚於頭者紛然而動所以頭眩時時自冒陽脫於上而主
死也可見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矣

汪琥曰下利止則病當愈今者反為死候非陽回而利止
乃陽脫而利盡也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續論曰此條與二三

註

少陰病但欲寐息平氣和順也今息高氣促逆也凡病臥

而息高氣促者多死

集註

喻昌曰六七日字辨證最細蓋經傳少陰而息高與二三

日太陽作喘之表證迥殊也

程知曰腎為生氣之源息高則真氣散走於胸中不能復

歸於氣海故主死也

程應旄曰夫肺主氣而腎為生氣之源蓋呼吸之門也關

係人之死生者最鉅息高者生氣已絕於下而不復納故

游息僅呼於上而無所吸也死雖成於六七日之後而機

自兆於六七日之前既值少陰受病何不豫為固護預為

隄防致令真陽渙散而無可復返乎凡條中首既諄諄禁

汗繼卽急急重溫無非見及此耳
魏荔彤曰七日之久息高氣逆者與時時自冒同一上脫也一眩冒而陽升不返一息高而氣根已斷同一理而分見其證者也故仲景俱以死期之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註

少陰病但欲寐若脈細沉微是邪從寒化也今脈細沉數乃邪從熱化也卽有發熱亦是將轉屬陽明非若前所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不數宜麻黃附子細辛湯發汗者可比也故曰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集

程知曰言熱邪在裏有發汗之禁也少陰之脈微細其常

也乃沉而加之以數正爲熱邪在裏之徵發汗則動經而增燥熱有奪血之變矣

鄭重光曰脈細沉而數裏有伏陽矣故曰病爲在裏乃熱邪傳裏之證斷不可發汗發汗則動經氣而有亡血之變少陰發熱脈沉是病爲在表以無裏證故可發汗若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是遲爲無陽病爲在裏又不得以浮爲在表而發汗也要知陰中有陽沉亦可汗陽中有陰浮亦當溫此條脈細沉數數則爲熱沉爲在裏此陽邪入裏故以發汗而示戒也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

鼻或從目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註

此條申明強發少陰熱邪之汗則有動血之變也少陰病

脈細沉數加之以厥亦為熱厥陰本無汗即使無汗亦不

宜發汗若發其汗是為強發少陰熱邪之汗也不當發而

強發之益助少陰之熱炎炎沸騰必動其本經之血或從

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下厥者少陰熱厥於下也

上竭者少陰血竭於上也故為難治

集註

張璐曰強責少陰汗而動其血勢必逆行而上出陽竅以

發汗皆陽藥故也

程應旌曰五液皆主於腎強發少陰之汗周身之氣皆逆

血隨奔氣之促逼而見故不知從何道而出也

沈明宗曰少陰病但厥無汗其病在裏當以四逆散和陰

散邪其病自退而厥自愈矣豈可強發其汗耶

魏荔舫曰厥而有汗乃內寒迫陽外亡之象故為寒化陰

邪無汗而厥則熱邪伏於裏而不外越邪熱內耗也斯可

議為熱化陽邪無疑矣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

陰汗也

註少陰屬腎主水者也少陰受邪不能主水上攻則欬下攻

則利邪從寒化真武湯證也邪從熱化猪苓湯證也今被

火氣劫汗則從熱化而轉屬於胃故發諸語津液內竭故
小便難足皆由強發少陰之汗故也欲救其陰白虎猪苓
二湯擇而用之可耳

集註

方有執曰強責謂過求也小便與汗皆血液也少陰少血
劫汗奪血則小便為之涸竭故難也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註

凡少陰下利清穀欬嘔不渴屬寒飲也今少陰病六七日

下利黏穢欬而嘔渴煩不得眠是少陰熱飲為病也飲熱

相搏上攻則欬中攻則嘔下攻則利熱耗津液故渴熱擾

於心故煩不得眠宜猪苓湯利水滋燥飲熱之證皆可愈

和氣腎宗金盤
可正傷寒論少陰篇

矣

集註

趙嗣真曰少陰欬而下利嘔渴心煩不眠及厥陰下利欲

飲水者是皆傳邪之熱脈必沉細數故以黃連滑石等清

利之其少陰自利而渴欲吐不吐心中煩但欲寐小便色

白者是本經陰邪之寒也脈必沉微故以附子乾薑溫之

汪琥曰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焉知非少陽陽明之

病然之陽陽明若見此證為裏實脈必弦大而長此病脈

必微細故知其為少陰之病無疑也

林灑曰下利則邪并於下矣其嘔而且欬何也蓋至六七

日渴而心煩不眠則傳邪之上客者又盛渴則必恣飲多

飲必停水是邪熱既不能解而水蓄之證復作也熱邪傳
陷之下利非陰寒吐利并作之可比嘔而渴者益先嘔後
渴為邪欲解先渴後嘔多為水停况又有水寒射肺為欬
重者之可兼察乎以是知必有挾飲於內耳或指更微濕以
少愈沈明宗曰黃連阿膠湯之心煩不得眠較此條頗同而泊
異何也蓋此條乃少陰風熱轉入陽明而致下利故以猪
苓湯驅導水邪還從膀胱而去急救胃中津液為主彼條
之心煩不得眠而無下利乃腎水枯少故用黃連阿膠湯
滋陰清火急救腎陰為主也

魏荔彤曰欬而咽不痛渴而口不乾則知邪雖為傳經而

入之熱惟其有水飲相混故熱勢不能甚肆其猛烈雖上衝爲欬嘔而不致咽痛隔阻正津爲口渴而不致乾燥兼以心煩不得眠於少陰但欲寐陰證中見陽證豈非傳經之熱兼水濕者乎其所以不發黃者以少陰病原有下利濕不能留熱不能蓄故也由此觀之熱邪兼水飲昭然矣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註

凡少陰四逆雖屬陰盛不能外濫然亦有陽爲陰鬱不得宣達而谷四肢逆冷者故有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泄利下重諸證也今但四逆而無諸寒熱證是旣無

可溫之寒又無可下之熱惟宜疏暢其陽故用四逆散主
之

集註

李中梓曰按少陰用藥有陰陽之分如陰寒而四逆者非

蓋附不能療此證雖云四逆必不甚冷或指頭微溫或脈
不沉微乃陰中涵陽之證惟氣不宜通是以逆冷故以柴
胡涼表芍藥清中此本肝膽之劑而少陰用之者爲水木
同源也以枳實利七衝之門以甘草和三焦之氣氣機宣
通而四逆可痊矣

程知曰蓋傷寒以陽爲主四逆有陰進之象下之則陽益
虧陷而不出故經謂諸熱邪傳經至於手足逆冷最難辨

印
卷
五
七
丁
正
傷
寒
論
少
陰
篇

認謂爲寒深於裏則無脈微欲絕之象謂爲熱深於裏則無煩渴之證蓋祇是熱邪入結於裏而陽氣不得順行於四肢也此證當用和解不常用寒下故經中用劑之輕少者無如此方則其輕緩解散之義可見矣

程應旌曰初得之四逆固非熱證亦非深寒致悸而或小便利既似乎水蓄腹痛泄利又似乎寒凝其中更兼下重一證得母氣滯在跌陽而經絡失宣通也耶

汪琥曰四逆散乃陽邪傳變而入陰經是解傳經之邪非治陰寒也凡陽熱之極六脈細弱語言輕微神色懶靜手足清溫有似陰證而大便結小便數齒燥舌胎其熱已伏

於內必發熱也若用熱藥則內熱愈熾用涼藥則熱被寒束而不得散法惟宜和表解肌疏通氣血而裏熱自除此仲景四逆散所由設也

四逆散方

甘草

枳實 破水漬炙乾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七日三服

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併主下利

悸者加桂枝五分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泡合折

瀉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方解

方名四逆散與四逆湯均治手足逆冷但四逆湯治陰邪寒厥此則治陽邪熱厥熱厥者三陽傳厥陰合病也太陽厥陰麻黃升麻湯甘草乾薑湯證也陽明厥陰白虎湯大承氣湯證也此則少陽厥陰故君柴胡以疎肝之陽臣芍藥以瀉肝之陰佐甘草以緩肝之氣使枳實以破肝之逆三物得柴胡能外走少陽之陽內走厥陰之陰則肝膽疎泄之性透而厥可通也或欬或下利者邪飲上下為病加

五味子乾薑溫中以散飲也或悸者飲停侮心加桂枝通陽以益心也或小便利者飲替膀胱加茯苓利水以導飲也或腹中痛者寒凝於裏加附子溫中以定痛也或瀉利下重者寒熱鬱結加薤白開結以疏寒熱也

集方有執曰人之四肢溫和為順故以不溫註和為逆但不溫

和而未至於厥冷則熱猶未深入也故用柴胡以解之枳實以瀉之芍藥以收之甘草以和之也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踏臥手足溫者可治

註少陰病惡寒厥冷下利不止者陰寒盛也今下利能自止手足能自溫雖見惡寒踏臥乃陰退陽回之兆故曰可治

集註程應旄曰少陰病下利而利自止則陰寒亦得下祛而又

不致於脫雖有惡寒踈臥不善之證但使手足溫者陽氣

有挽回之機故可溫而救之也

沈明宗曰手足溫者乃真陽未離急用白通四逆之類溫

經散寒則邪退而真陽復矣故曰可治

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註少陰病惡寒而踈陰寒證也若時自煩欲去衣被者此陽

回陰退之徵故曰可治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註此承上條以出其治也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謂或四

五日也言以二三日少陰之但欲寐至四五日反變為心中煩不得臥且無下利清穀欬而嘔之證知非寒也是以不用白通湯非飲也亦不用猪苓湯乃熱也故主以黃連阿膠湯使少陰不受燔灼自可愈也

集註

程知曰二三日邪在少陰四五日已轉屬陽明故無嘔利

厥逆諸證而心煩不得臥者是陽明之熱內擾少陰故不欲寐也當以解熱滋陰為主治也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

四兩

黃芩

二兩

芍藥

二兩

雞子黃

二枚

阿膠

三兩

正傳論註陰全篇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洋盡小冷

黃內雞子黃攪今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集註柯琴曰此少陰之瀉心湯也凡瀉心必藉蓮芩而導引有

陰陽之別病在三陽胃中不和而心下痞鞭者虛則加參

甘補之實則加大黃下之病在少陰而心中煩不得臥者

既不得用參甘以助陽亦不得用大黃以傷胃也故用芩

連以直折心火用阿膠以補腎陰雞子黃佐芩連於瀉心

中補心血芍藥佐阿膠於補陰中斂陰氣斯則心腎交合

水升火降是以扶陰瀉陽之方而變為滋陰和陽之劑也

是則少陰之火各歸其部心中之煩不得眠可除矣經曰

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斯方之謂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猪膚湯主之

註

身溫腹滿下利太陰證也身寒欲寐下利少陰證也身熱不眠咽痛熱邪也身寒欲寐咽痛寒邪也今身寒欲寐下利咽痛與胸滿心煩之證並見是少陰熱邪也少陰之脈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是以少陰之熱邪上逆則所過之處無不病也以猪膚湯主之解少陰上焦之熱兼止下焦之利也

集註

喻昌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此少陰熱邪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故立猪膚湯一法也蓋陽

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猪膚潤燥溫經潤燥中同具散邪之義也

猪膚湯方

猪膚一斤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溫分六服

方解

猪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於解熱中寓散之意也

集註

成無已曰猪水畜也其氣先入腎解少陰之客熱加蜜以潤燥陰煩白粉以益氣斷利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

註少陰病二三日咽痛無他證者乃少陰經客熱之微邪可

與甘草湯緩瀉其少陰之熱也若不愈者與桔梗湯即甘

草湯加桔梗以開鬱熱不用苦寒者恐其熱鬱於陰經也

集註喻昌曰用甘草者和緩其勢用桔梗者開提其邪也此在

少陰二三日他證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則少陰之下利嘔

逆諸證皆起此法又未可用矣

甘草湯方

甘草 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 一兩

甘草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分再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註

少陰病咽痛者謂或左或右一處痛也咽中痛者謂咽中

皆痛也較之咽痛而有甚焉甚則涎纏於咽中故主以半

夏散散風邪以逐涎也

集註

方有執曰此以風邪熱甚痰上壅而痺痛者言也故主之

以桂枝祛風也佐之以半夏消痰也和之以甘草除熱也

少陰三物者是又為咽痛之一治法也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洗

桂枝 甘草

炙各等分

右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

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煮三沸

下火令小冷少少嚙之半夏有毒似不當散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註

少陰病咽痛不愈若劇者咽中為痛所傷漸乃生瘡不能

半言語聲音不出所必然也以苦酒湯主之用半夏條涎蛋

清歛瘡苦酒消腫則咽清而聲出也

集 註程知曰咽痛忌汗忌寒下故甘草桂梗苦酒三方皆用和

解之法惟半夏散及湯在前條為辛散溫解之法也

苦酒湯方

半夏

洗破如棗核
大十四枚 雞子 一枚去黃肉上苦
酒著雞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

少許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

集 李杲曰大抵少陰多咽傷咽痛之證古方用醋煮雞子主

咽喉失音取其酸收固所宜也半夏辛燥何為用之蓋少

陰多寒證取其辛能發散一發一斂遂有理咽之功也

程知曰按卵白象天卵黃象地前黃連阿膠湯用雞子黃

半夏義取入腎滋陰此苦酒湯用雞子白義取入肺潤瘡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註邪傳少陰不從陰化而見寒證亦不從陽化而見熱證是

其人腎氣素充所以藏雖受邪留連八九日仍復傳府外

散也太陽主表故一身手足盡熱若熱還衛分非汗不解

熱還營分非衄不解熱甚於上則頭痛目暈衄血熱甚於

下則腹痛尿難便血理必然也凡熱少血多瘀成血畜熱

多血少熱迫其血血不得畜今為少陰邪熱復轉膀胱而

傷營分迫走下竅故便血也

集程知曰前少陰病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陽未全虧

也此八九日一身及手足盡熱陰盛於裏也

張璐曰少陰病難於得熱熱則陰盡陽復故少陰篇中謂
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陰邪內解之
時反一身手足盡熱少陰必無此證當是藏邪轉府腎移
熱於膀胱以膀胱主表故一身及手足盡熱也膀胱之血
爲少陰之熱所逼其趨必出陰竅以陰主降故也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

桃花湯主之

註

少陰病二三日無陰邪之證至四五日始腹痛小便不利

乃少陰陽邪攻裏也若腹痛日燥咽乾而從燥化則爲可

下之證矣今腹痛小便不利是熱瘀於裏水無出路勢必

下迫大腸而作利也倘利久熱傷其營氣為火在血腐為
膿則為可清之證也今下利晝夜不止而便膿血則其熱
已隨利滅而下焦滑脫可知矣故以桃花湯主之益中以
固脫也

集成無已曰要畧云陽證內熱則滲出鮮血陰證內寒則下

紫黑如豚肝也

喻昌曰治下必先固中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
註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不知熱邪挾少陰之氣填
塞胃中故少佐乾薑之辛以散之也

程知曰此下利膿血之治法也腹痛小便不利少陰熱邪

也而下利不止便膿血則證爲傷血且有中氣下脫之虞
矣故用桃花湯固腸止利也

魏荔彤曰此證乃熱在下焦而熏蒸中焦使氣化因熱鬱
而不行大便因熱盛而自利也久而下利不止將腸胃穢
濁之物如膿帶血盡隨大便而下熱一日不消利一日不
止也

沈明宗曰此邪挾內濕凝滯血分則便膿血也

桃花湯方

赤石脂 一斤一半全 乾薑 一兩
用一半篩末 糯米 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

方寸七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方解少陰寒邪多利清穀少陰熱邪多使膿血日久不止闔門

不固下焦滑脫矣此方君以體膏性滑之石脂養腸以固

脫佐以味甘多液之糯米益氣以滋中則雖下利日久中

虛液枯未有不愈者也其妙尤在用乾薑少許其意不在

溫而在散火繆借此以開膿血無由而化也若一服愈餘

勿服以其粘滿之性甚也

少陰病不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註少陰病諸下利用溫者以其證屬虛寒也此少陰下利便

膿血者是熱傷營也而不徑用苦寒者蓋以日久熱隨血

去腎受其邪關門不固也故以桃花湯主之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註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用桃花湯不止者熱瘀於陰分也則

可刺本經之穴以洩其熱熱去則膿血自止矣

集註

張璐曰先下利日久而後便膿血則用桃花湯若不先下

利而下利便膿血則可刺經穴若刺輕穴不愈則當從事

白頭翁湯設更咽乾心煩不得眠則又須黃連阿膠湯為

合法也

林瀾曰刺者瀉其經氣而宣通之也下利便膿血既主桃

花湯矣此復云可刺者如痞證利不止復利其小便與五

蒼散以救石脂禹餘糧之窮故此一刺亦以輔桃花湯之

所不逮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

邪至少陰二三日即口燥咽乾者必其人胃火素盛腎水

素虧當以大承氣湯急瀉胃火以救腎水若復遷延時日

腎水告竭其陰必凶雖下無及矣

集註

成無已曰與大承氣湯急下之以全腎何也經云三陰經

受病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則是上條少陰病乃入府證

也少陰邪熱已轉屬於府胃府實熱消灼腎水故口燥咽

乾用大承氣以瀉府而實熱自除且少陰之藏本腎屬水

胃府屬土瀉土所以救水也

方有執曰口燥咽乾者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邪熱客於其經而腎水爲之枯竭也然水乾則土燥土燥則水愈乾所以急於下也

張璐曰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轉入胃府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汪琥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者非纏得病二三日卽口燥咽乾謂少陰口燥咽乾之病已得之二三日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

氣湯

註

少陰病自利清水謂下利無糟粕也色純青謂所下者皆
污水也下無糟粕純是污水此屬少陰實熱所以心下必
痛口燥咽乾其為少陰急下之證無疑矣故當急下之宜
大承氣湯

集註

程知曰陽邪熱結口必乾燥設繫陰邪口中和而不燥矣
故宜急下之以救陰也

沈明宗曰邪傳陽明必俟大便堅韌而攻下者迺未傷胃
中津液之謂此利清水因少陰邪熱熾盛乘逼胃中津液
頃刻勢已瀆危不得不以通用急奪而救胃腎將絕

之陰也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蓋因其人陽氣素盛胃有

宿食故也所以傳邪已入少陰復轉屬陽明而成胃實故

宜大承氣湯急下之也

集註張璐曰少陰之證自利者最多虛寒則下利清穀虛熱則

下利膿血故多用溫補傳經陽邪內結則自利純青水溫

熱病則自利煩渴並宜下奪清熱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

腹脹可見邪熱轉歸陽明而為胃實之證所以宜急下也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為欲愈

註
少陰中風脈若見陽浮陰弱乃風邪傳入少陰則是其勢
方盛未易言愈今陽脈反微陰脈反浮陽微則外邪散而
表氣和陰浮則裏氣勝而邪外出故為欲愈也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註

子丑寅陽生漸長之候也病在少陰而解於陽生之際所
謂陽進則陰退陰得陽而邪自解也少陰所重在真陽從

可見矣

音切

踰
音拳

制音卷

何文

前則重則制也制有則而漸自漸也少則浪重五其則也
言子丑寅卯辰巳未申之類此類皆少制而漸致則生之類也

少制漸為強制強子至實上

未及則制而漸強而漸出而為強者制也

大者未及則制而漸強以強制則又為強制則不強而

制之制也制者制也制者制也制者制也制者制也制者制也

御纂醫宗金鑑卷八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厥陰全篇目錄

烏梅丸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白頭翁湯

微旨詳發於篇中俾臨證者診治有要道焉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衄

下之利不止

註

此條總言厥陰為病之大綱也厥陰者為陰盡陽生之藏

邪至其經從陰化寒從陽化熱故其為病陰陽錯雜寒熱

混淆也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乃厥陰熱化而耗水也

厥陰之脈起足大指循股內入陰中環陰器抵少腹貫心

膈其注肺熱邪循經上逆膈中故氣上撞心中疼熱也

饑而不欲食者非不食也因食則動衄而吐故雖饑而不

欲食食則吐衄也夫消渴多飲饑不能食則胃中所有首

但水與熱耳若更以厥陰熱氣挾蛇撞疼誤認為轉屬陽
明之實痛而下之則胃愈虛必下利不止矣

集註成無已曰邪自太陽傳至太陰則腹滿而隘乾未成渴也

至少陰則口燥舌乾而渴未成消也至厥陰則成消渴者

淵劍以勢甚能消水故也又張卿子云嘗見厥陰消渴數證舌

盡紅赤厥冷脈微渴甚服白虎黃連等湯皆不能救蓋厥

陰消渴皆寒熱錯雜之邪非純陽亢熱之證可此也

魏荔彤曰此申解厥陰傳經熱邪為患歷舉其證以禁誤

下也傷寒之邪傳入少陰為裏中之裏及自少陰傳厥陰

又為三陰之極盡處矣陰盡處受邪無所復傳却同少陽

為升降之出路少陽無下法厥陰陰邪亦無下法下之為

誤可知矣首標消渴二字凡熱必渴而寒濕隔阻正氣亦

有渴者然其渴雖欲飲水必不能多未有渴而飲飲而仍

渴隨飲隨消隨渴若是者則消渴為傳經之熱邪傳入厥

陰無疑也

厥陰病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愈

註厥陰病渴欲飲水者乃陽回欲和求水自茲作解之兆當

註少少與之以和其胃胃和汗出自可愈也若多與之則水

反停漬入胃必致厥利矣

集註張璠曰陽氣將復故欲飲水而少少與之者蓋陰邪方欲

解散陽氣尚未歸復若恣飲不消反有停蓄之患矣

汪璣曰厥陰有消渴一證不言自愈者蓋熱甚而津液消

爍雖飲水不能勝其燥烈乃邪氣深入未愈之徵也而此

條之渴欲飲水與之愈者蓋其熱非消渴之比乃邪氣向

外欲解之機也兩者自是不同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

水漬八胃必作利也

按

厥而心下悸者之下當有以飲水多四字若無此四字乃

陰盛之厥悸非停水之厥悸矣何以即知是水而曰宜先

治水耶

註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不渴引飲乃陰盛之厥悸也若以飲水多乃停水之厥悸也故宜先治水却治其厥當與茯苓甘草湯即桂枝甘草湯加茯苓生薑也桂枝甘草補陽虛也佐生薑外散寒邪則厥可回矣君茯苓內輸水道則悸可安矣此先水後厥之治也蓋停水者必小便不利若不如是治之則所停之水漬入胃中必作利也

按

傷寒太陽篇汗出表未和小便不利此條傷寒表未解厥而心下悸二證皆用茯苓甘草湯者蓋因二者見證雖不同而裏無熱表未和停水則同也故一用之諧和榮衛以利水一用之解表通陽以利水無不可也此證雖不曰小

復不利而小便不利之意自在若小便利則水不停而厥

悸屬陰寒矣豈空發表利水耶

集註

方有執曰金匱云水停心下甚則悸者是悸為水甚而厥

則寒甚也寒無象而水有形水去則寒消而厥亦愈入胃者水能滲土也

喻昌曰太陽篇中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故此厥而心下悸者明係飲水所致所以乘其水未漬胃先用茯苓甘草湯

治水以清下利之源後迺治厥庶不致厥與利相因耳

程應旂曰寒因水停而作厥者其證以心下悸為驗厥陰有此多因消渴得之水其木也寒其標也不先水而先厥

且防水清入胃敢下之乎

汪琥曰厥而心下悸者明係飲水多寒飲留於心下胸中之陽不能四布故見厥此非外來之寒比也故法宜先治水須與茯苓甘草湯而治厥之法卽在其中矣蓋水去則厥自除也不爾者謂不治其水則水漬下入於胃必作利也

吳人駒曰氣脈流行不循常道是爲悸逆名之曰厥但厥有痰實寒熱氣水之不同此因於水者也水氣不循故道則水之寒氣上乘於心而爲悸故治水卽所以去悸而厥亦回設或不然則水之甚者其土沮洳因爲之利矣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
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藏
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
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音酒而用之

按此為藏寒之此字當是非字若是此字即是藏厥與辨虵
厥之義不屬

註首條總論厥陰陽邪化熱此條詳辨厥陰陰邪化寒以明
藏厥虵厥之不同而出其治也傷寒脈微而厥厥陰陰脈證
也至七八日不回手足厥冷而更通身膚冷躁無暫安之
時者此為厥陰陽虛陰盛之藏厥非陰陽錯雜之虵厥也

訂正傷寒論註厥陰陰全篇

若虻厥者其人當吐虻今病者靜而復時煩不似藏厥之
 躁無暫安時知非藏寒之躁乃虻上膈之上也故其煩須
 與復止也得食而吐又煩者是虻聞食臭而出故又煩也
 得食虻動而嘔虻因嘔吐而出故曰其人當自吐虻也虻
 厥主以烏梅丸又主久利者以此藥性味酸苦辛溫寒熱
 並用能解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之邪也藏厥者宜吳茱萸
 湯兼少陰者宜四逆通脈附子等湯臨證者酌而用之可

寒也

集註方有執曰厥微而厥統言之也盧洽言不獨手足以見陽

氣內陷也藏厥言非在經也

喻昌曰脈微而厥則陽氣衰微可知然未定其為藏厥蛇
厥也惟膚冷而躁無暫安時乃為藏厥藏厥用四逆及灸
法其厥不回者死若蛇厥則時厥時煩未為死候但因此
而馴至胃中無陽則死矣

程知曰言厥有藏與蛇之別也藏厥者腎藏之陽不行也
蛇厥者手足冷而吐蛇冒府之陽不行也蛇厥者蛇動則
煩而有靜時非若藏厥之躁無暫安時也此胃陽病而無
關於腎陽故厥雖同而證則異也

程應旂曰脈微而厥純陰之象徵於脈矣七八日膚冷無
陽之象徵於形矣陰極則發躁無暫安時此自是少陰藏

厥爲不治之證厥陰中無此也至於吐虵爲厥陰本證則
虵厥可與陰陽不相順接者連顛而明之也用烏梅丸名
曰安虵實是安胃并主久利見陰陽不相順接厥而下利
之證皆可以此方括之也

林瀾曰陽煩陰躁煩輕躁重於藏厥言躁於虵厥言煩已
且安危之異矣藏厥者陽氣將脫藏氣欲絕而爭故藏厥
爲死証若虵厥者藏氣虛寒而未至於絕藏氣寒則虵不
安其宮而動藏氣虛則虵求食而出是以其證必吐虵

烏梅丸方

烏梅 三百枚

細辛 六兩

乾薑 十兩

黃連 十六兩

當歸 四兩

附子 六兩

去皮炮

蜀椒 四兩

出汗

桂枝 六兩

人參 六兩

黃蘗 六兩

右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

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白中與蜜杵二千下

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九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禁

生冷滑物臭食等

集解

柯琴曰六經惟厥陰為難治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

火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或收或散或逆或從隨所利

而行之調其中氣使之和平是治厥陰之法也厥陰當兩

傷寒論註厥陰全篇

陰交盡又名陰之絕陽空無熱矣第其合晦朔之理陰之

初盡即陽之初生所以厥陰病熱是少陽便然也火王則

水虧故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氣有餘便是火也木盛

則生風蟲為風化饑則胃中空虛虵聞食臭而出故吐虵

雖饑不欲食也仲景立方皆以辛甘苦味為君不用酸收

之品而此用之者以厥陰主用木耳洪範曰木曰曲直作

酸內經曰木生酸酸入肝君烏梅之大酸是伏其所主也

配黃連瀉心而除疼佐黃蘗滋腎以除渴先其所因也連

蘗治厥陰陽邪則有餘不足以治陰邪也椒附辛薑大辛

之品竝舉不但治厥陰陰邪且肝欲散以辛散之也又加

桂枝當歸是肝藏血求其所屬也寒熱雜用則氣味不和
佐以人參調其中氣以苦酒漬烏梅同氣相求蒸之米下
資其穀氣加蜜爲丸少與而漸加之緩則治其本也虵昆
蟲也生冷之物與濕熱之氣相成故藥亦寒熱互用且胸
中煩而吐虵則連葉是寒因熱用也虵得酸則靜得辛則
伏得苦則下信爲治蟲佳劑久利則虛調其寒熱酸以收
之下利自止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註此詳申厥陰藏厥之重證也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

煩躁者是厥陰陰邪之重病也若不圖之於早爲陰消陽

長之計必至於陰氣寢寢而盛厥冷日深煩躁日甚雖用

茱萸附子四逆等湯恐緩不及事惟當灸厥陰以通其陽

如手足厥冷過時不還是陽已亡也故死

集方有執曰灸所以通陽陽不回故主死也

程知曰六七日為邪傳厥陰之時脈微而厥未是危證危

在煩燥為微陽外露耳

程應旂曰脈微厥冷而煩躁是即前條中所引藏厥之證

六七日目前無是也

汪琥曰煩躁者陽虛而爭乃藏中之真陽欲脫而神氣為

之浮越故作煩躁可灸太衝穴以太衝二穴為足厥陰脈

所注穴在足大指下後二寸或一寸半陷中可灸三壯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
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此詳申厥陰藏厥之輕證也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厥陰

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則非陽虛陰盛之比故不用薑附等輩而用當歸四逆湯

和厥陰以散寒邪調營衛以通陽氣也若其人內有久寒

者宜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生薑以直走厥陰溫而散之

也

集註程知曰不用薑附者以證無下利不屬純陰也蓋脈細欲

絕之人薑附亦足以劫其陰故不惟不輕用下且亦不輕

用溫也

鄭重光曰手足厥冷脈細欲絕是厥陰傷寒之外證當歸
四逆是厥陰傷寒之表藥也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 三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細辛 三兩

通草 二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二十五枚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於前方內加吳茱萸半升生薑三兩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五服一

方水酒各四升

方凡厥陰病必脈細而厥以厥陰爲三陰之盡陰盡陽生若

受邪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故脈細而厥也然相火寄居

於厥陰之藏經雖寒而藏不寒故先厥者後必發熱也故

傷寒初起見手足厥冷脈細欲絕者皆不得遽認爲虛寒

而用薑附也此方取桂枝湯君以當歸者厥陰主肝爲血

室也佐細辛味極辛能達三陰外溫經而內溫藏通草性

極通能利關節內通竅而外通營倍加大棗卽建中加飴

用甘之法減去生薑恐辛過甚而迅散也肝之志苦急肝之神欲散甘辛竝舉則志遂而神悅未有厥陰神志遂悅而脈絀不出手足不溫者也不須參苓之補不用薑附之峻者厥陰厥逆與太陰少陰不同治也若其人內有久寒非辛溫甘緩之品所能兼治則加吳茱萸生薑之辛熱更用酒煎佐細辛直通厥陰之藏迅散內外之寒是又救厥陰內外兩傷於寒之法也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

關元也

註此申上條詳出其證也經曰六日厥陰受之厥陰循陰器

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邪傳厥陰其人本自有熱必從陽
化則煩渴少腹滿而囊縮乃四逆散承氣湯證也若其人
本自有寒必從陰化則手足厥冷少腹滿而囊縮乃當歸
四逆加吳茱萸湯證也今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是
謂大腹不滿而惟小腹滿按之痛也論中有少腹滿按之
痛小便自利者是血結膀胱證小便不利者是水結膀胱
證手足熱小便赤澀者是熱結膀胱證此則手足冷小便
數而白知是冷結膀胱證也

集註

成無已曰手足厥不結胸者無熱也小腹滿按之痛下焦

冷結也

程知曰陽邪結於上陰邪結於下手足厥冷小腹滿按之
痛其爲陰邪下結可知此當用溫用灸關元穴名在臍下
三寸爲極陰之位是三陰任脈之會膀胱所居也

程應旄曰發厥雖不結胸而小腹滿實作痛結則似乎可
下然下焦之結多冷不比上焦之結多熱也况手足厥上
焦不結惟結膀胱關元之處故曰冷結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諸四
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註

此詳諸條致厥之山慎不可下也蓋厥雖陰經俱有然所
屬者厥陰也故厥陰一病不問寒熱皆有厥若無厥則非

厥陰也太陰寒微故手足溫而無厥冷少陰寒甚故有寒厥而無熱厥厥陰極生陽故寒厥熱厥均有之也凡厥者謂陰陽寒熱之厥也陰陽不相順接者謂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交通也不相順接交通則陽自陽而為熱陰自陰而為寒即為厥病也厥者之證手足逆冷是也諸四逆厥者謂諸病四逆厥冷者也然厥病陰陽已不相順接交通慎不可下虛家見厥尤不可下故曰虛家亦然也

集註

成無已曰手之三陰三陽相接於手之十指足之三陰三陽相接於足之十指陽氣內陷不與陰相順接故手足之為厥冷也

喻昌曰厥陰證仲景總不欲下無非欲邪還於表使陰從陽解也此但舉最不可下之二端以嚴其戒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

按

結胸二字當是大便二字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皆無可下之理而曰不可下何所謂耶

註

此承上條詳申不可下之義也傷寒五六日邪至厥陰之時不大便似可下也若腹濡脈虛復厥者此為亡血虛躁更不可下也下之則蹈虛虛之戒而死矣大病汗後產婦亡血之家多有此證

集註

張璐曰傷寒五六日邪入厥陰其熱深矣今脈虛而復厥

則非熱深當下之可比以其亡血傷津大便枯澀恐人誤
認五六日熱入陽明之燥結故有不可下之之戒蓋脈虛
腹濡知內外無熱厥則陰氣用事卽當同亡血例治若其
人陰血更虧於陽或陰中稍挾陽邪不能勝辛熱者又屬
當歸四逆證矣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
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註

傷寒邪傳厥陰陰陽錯雜爲病若陽交於陰是陰中有陽
則不厥令陰交於陽是陽中有陰則不發熱惟陰盛不交
於陽陰自爲陰則厥冷也陽亢不交於陰陽自爲陽則發

熱也蓋厥熱相勝則逆逆則病進厥熱相平則順順則病愈今厥與熱日相等氣自平故知陰陽和而病自愈矣

集註

方有執曰厥五日熱亦五日陰陽勝復無偏也當復厥不厥陽氣勝也陽主生故自愈可知也

張璐曰此云厥終不過五日言厥之常後云厥反九日而利言厥之變蓋常則易治變則難復也

林瀾曰三陰經傷寒太陰爲始則手足溫少陰則手足冷厥陰則手足厥逆然病至厥陰陰之極也反有發熱之理蓋陽極而生陰故陽病有厥冷之證陰極而生陽故厥逆

有發熱之條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
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
血

註傷寒熱少厥微所以手足不冷而但指頭寒寒邪淺也默
默陰也煩躁陽也不欲食胃不和也此厥陰陰陽錯雜之
輕病卽論中熱微厥亦微之證也若數日小便利其色白
者此邪熱已去也欲得食其胃已和也熱去胃和陰陽自
平所以其病爲愈也若小便不利而色赤厥不微而甚不
惟默默而且煩不但不欲食更嘔而胸脇滿此熱未除而
且深也卽論中厥深熱亦深之證也熱深不除久持陰分

後必便血也所謂數日者猶曰連日也

集註

王肯堂曰設未欲食宜乾薑甘草湯嘔而胸脇煩滿者少陽證也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邪于其府故嘔而胸脇煩滿肝主血故後必便血

方有執曰熱少厥微邪淺也所以手足不冷而但指頭寒默默謂無言也不欲食厥陰之脈挾胃也煩躁則內熱故以小便辨之欲食邪退而胃回也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厥陰脈挾胃貫膈布脇肋也便血陰邪必走下竅也

林瀾曰於熱厥言指頭寒於寒厥微者言手足寒甚者言四逆厥逆輕重淺深當細味之

汪琥曰按此條論仲景無治法郭雍云熱不除而便血可
用犀角地黃湯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
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註傷寒一二日即厥四五日仍厥不已者是陰盛陽衰之寒

厥也寒厥者即藏厥也若一二日厥至四五日而熱或一
二日熱至四五日而厥前厥後熱前熱後厥是陰陽互為
勝復之熱厥也熱厥者即陽厥也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
熱亦微此厥乃應下之熱厥非當溫散之寒厥也若誤為
寒厥而反溫散之則助其熱上攻必口傷爛赤也

成無己曰經云諸四逆者不可下之至此又云應下最宜
詳審先賢謂熱厥手足雖厥冷而或有溫時手足雖逆冷
而手足掌心必煖戴元禮又以指甲之煖冷紅青別厥證
之寒熱皆慎之至也

汪琥曰此條乃傳經邪熱陽極似陰之證傷寒一二日至
四五日而厥者言傷寒在一二日之時本發熱至四五日
後而厥者乃邪傳厥陰之候也必發熱者言病人四肢及
肌表雖厥而臍腹以內必發熱也前熱者後必厥乃申明
一二日爲前四五日爲後以見熱極必發厥也陽邪深伏
應須以苦寒之藥下去其熱使陰氣得伸則陰陽平匿厥

和順而不厥矣粗工見厥認以爲寒而反用辛溫之藥辛
溫皆升引熱上行必口傷爛赤以厥陰之脈循頰裏環脣
內故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
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註

病人手足厥冷若脈微而細是寒虛也寒虛者可溫可補
今脈乍緊勁是寒實也寒實者宜溫宜吐也時煩吐虵饑
不能食乃病在胃中也今心中煩滿饑不能食是病在胸
中也寒飲實邪壅塞胸中則胸中陽氣爲邪所遏不能外
達四肢是以手足厥冷胸滿而煩饑不能食也當吐之宜

瓜蒂散涌其在上之邪則滿可消而厥可回矣

集註

喻昌曰此與太陽之結胸迥殊其脈乍緊其邪亦必乍結

故用瓜蒂散涌載其邪而出斯陽邪仍從陽解耳

程應旌曰手足厥冷邪氣內阻脈乍緊緊而不常往來中
倏忽一見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

註

傷寒脈微細身無熱小便清白而厥者是寒虛厥也當溫

之脈乍緊身無熱胸滿而煩厥者是寒實厥也當吐之脈

實大小便閉腹滿鞅痛而厥者熱實厥也當下之今脈滑

而脈滑爲陽脈裏熱可知是熱厥也然內無腹滿痛不大

便之證是雖有熱而裏未實不可下而可清故以白虎湯
主之

集註

程應旆曰脈滑而厥乃陽實拒陰之厥白虎湯涼能清裏
而辛可解表故當舍證而從脈也

林瀾曰熱厥亦有不同如傳邪入府秘結不通燥矢在內
非下不可者以承氣治之之證是也若火極似水裏有大
熱而大便不閉無燥糞可除者滑則裏熱已深厥則邪陷
已極非以白虎滌其極熱則亢甚之陽何以清耶

吳人駒曰厥因陽氣不相順接其脈當見陰象脈滑爲氣

有餘是陽盛於內格陰於外內則實熱外而假寒者也白

虎以清解實熱則厥自解矣辨之之法冷必不甚浮而近
之則冷按之肌骨之下則反熱矣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

註

傷寒陰證見陽脈者雖困無害無寧俟之也今傷寒脈促
手足厥逆而曰可灸之者蓋以欲溫則有陽脈之疑欲清
則有陰厥之碍也夫證脈無寒熱之確據設以促之一陽
脈清之惟恐有誤於脈或以厥之一陰證溫之又恐有誤
於證故設兩可之灸法斯通陽而不助熱回厥而不傷陰
也

集註

喻昌曰傷寒脈促則陽氣踟躕可知更加手足厥逆其陽

必為陰所格拒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陽也

張璐曰手足厥逆本當用四逆湯以其脈促知為陽氣內阻而非陽虛故但用灸以通其陽不用溫經以助陽也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

註

傷寒邪在厥陰陽邪則發熱陰邪則厥寒陰陽錯雜互相勝復故或厥或熱也傷寒發熱四日厥亦四日是相勝也今厥反三日復熱四日是熱多厥少陽勝陰退故其病當愈也當愈不愈熱仍不止則熱鬱於陰其後必便膿血也

若厥九日熱反三日則厥多熱少陰勝陽退故為病進也

集註程知曰此即厥熱往復之機知陰陽進退之義明厥證所

重在陽則厥陰之大旨昭然矣

張璐曰太陽以惡寒發熱為病進恐其邪氣傳裏也厥陰以厥少熱多為病退喜其陰盡陽復也

程應旄曰厥陰少陽一藏一府少陽在三陽為盡陽盡則陰生故有寒熱之往來厥陰在三陰為盡陰盡則陽生故有厥熱之勝復凡過此證不必論其來自三陽起自三陰祇論厥與熱之多少熱多厥少知為陽勝陽勝病當愈厥多熱少知為陰勝陰勝病口進熱在後而不退則為陽過

勝過勝而陰不能復遂有便血諸熱證厥在後而不退則
為陰過勝過勝而陽不能復遂有亡陽諸死證所以調停
二者治法須合乎陰陽進退之機陽勝宜下陰勝宜溫若
不圖之於早坐令陰竭陽亡其死必矣

吳人駒曰內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
是傷寒以熱為貴也然熱不及者病太過者亦病故此二
節論寒熱之多少以明不可太過與不及也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
食者恐為除中食以索飩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
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且日夜半愈所

從身醫宗金鑑卷八
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竝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且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按不發熱者之不字當是若字若是不字卽是除中何以下接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之文也

許熱而不厥爲陽厥而不熱爲陰陽寒始發熱六日厥亦六日至七日仍發熱而不厥者是陽來復當自愈也今厥九日較熱多三日是陰勝陽故不利也凡厥利者中必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恐是陰邪除去胃中陽氣而爲除中之病也恐者疑而未定之辭也故以索餅試之食後不發熱

則爲除中若發熱知胃氣尚在則非除中可必愈也若食後雖暴發熱恐熱暫出而復去仍是除中故必俟之三日其熱續在不去與厥相應始可期之且日夜半愈也若俟之三日後雖熱不罷而亦不愈且脈猶數者此爲熱氣有餘留連營衛必發癰膿也

集註

方有執曰食餌也索常也謂之索常所食之餅餌之也一說無肉曰索謂不令犯食禁也且日明日平且朝而陽長之時也夜半陰盡陽生之時也數以候熱癰膿者厥陰主血血熱持久則壅瘀壅瘀則腐化故可必也
吳人駒曰除者去也中者中氣也乃中氣除去欲引外食

以自救也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按傷寒脈遲六七日之下當有厥而下利四字若無此四字

則非除中證矣有此四字始與下交反與黃芩湯之義相

屬

註傷寒脈數六七日厥而下利熱厥下利也當與黃芩湯徹

其熱今傷寒脈遲六七日厥而下利寒厥下利也當與理

中湯溫其寒而反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

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乃胃氣將絕求食以救終無補於

胃也故曰必死

集註

方有執曰反者言不順於道也黃芩湯寒藥也徹亦除也應亦當也反能食者胃欲絕引食以自救也中以胃言死謂萬物無土不生也

程知曰言脈遲爲寒不宜更用寒藥以致有除中之變也中氣爲陰寒革除則胃中無根之陽氣將欲盡除而求救於食必爲死證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註

厥逆陰也發熱陽也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者是陰退

而陽進也見厥復利者是陽退而陰進也熱多厥少病雖

甚者亦可愈厥多熱少病雖微者亦轉甚可知厥熱乃陰陽進退生死之機也

集註

汪琥曰厥陰者陰之盡厥陰之經陽氣甚微故不論陰陽

二證寒熱之邪但至其經無有不發厥者蓋厥即為逆起於手足今日先厥者比初起便厥厥即下利發熱者則陽氣復而利必自止也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註

此承上條而詳辨之以出其證也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

止厥同利止其熱若退為欲愈也若厥同利止其熱不退

而反汗出者是厥陰病從陽化熱其邪上循本經之脈故
咽喉痛痺也若厥回發熱無汗利不止者是厥陰邪熱因
利下迫傷及脈中之血故必便膿血也便膿血者其喉不
痺謂熱邪下利而不復上病咽喉痛也可知下利止其喉爲
痺者謂熱邪已上病咽喉痛卽不復病下利也

集註

喻昌曰先厥後熱下利止其病爲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
痛是熱邪有餘上攻咽喉而爲痺也旣發熱雖無汗爲其
陽已回所以利亦必自止若不止則無汗明係邪不外出
熱鬱在裏必主便膿血也便膿血者其喉不痺見熱邪在
裏卽不復在表在下卽不復在上也

汪琥曰咽中痛者此熱傷上焦氣分也痺者閉也咽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以厥陰經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故也無汗利不止便膿血者此熱傷下焦血分也熱邪注下則不干上故曰其喉不痺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為未解

註

厥陰下利脈數熱利也苦熱微汗出知邪微欲解下利必自止故令自愈也設脈復緊為表邪猶盛未能解也

集註

成無已曰下利陰病也脈數陽脈也陰病見陽脈者生微熱汗出陽氣得通也利必自愈諸緊為寒設復脈緊寒邪

猶盛故云未解

沈明宗曰數條乃指厥而下利便膿血者或見實大浮數
微弱沈潛弦緊洪長諸脈當分虛實寒熱即知欲愈未愈
真為察病之微旨也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註

厥陰下利有大熱而渴脈強者乃邪熱俱盛也今下利有

微熱而渴脈弱者邪熱衰也邪熱既衰故可令自愈也

集註

方有執曰微熱陽漸回也渴內燥未復也脈弱邪退也令

自愈言不須治也

程知曰下利以陽復邪微為愈微熱而渴證已轉陽脈弱
則邪氣已退故不治自愈若下利大熱脈盛又是逆候矣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圍膿血以有熱故也

註此承上條互言以詳其變也下利脈數而渴者是內有熱

也若身無熱其邪已衰亦可令自愈也設下利脈數而渴

日久不差雖無身熱必圍膿血以內熱傷陰故也

集註方有執曰脈數與上文微熱互相發明

程應旂曰脈數而渴陽勝陰矣故亦令自愈若不差則陰

虛熱入經所云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

是也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圍膿血

註厥陰熱利寸脈當沉數今寸脈反浮數是熱在外而不在

內也尺中自濇者是在外之熱不解乘下利入裏傷及其
陰熱與血必圉膿血也

集註喻昌曰脈見浮數若是邪還於表則尺脈自和今尺中自

濇乃熱邪搏結於陰分雖寸口得陽脈究竟陰邪必走下
竅而便膿血也

汪琥曰此條乃下利變膿血之候也熱利而得數脈非反
也得浮脈則爲反矣此條論無治法宜以仲景黃芩湯代
之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
雖發熱不死

此詳申上條下利圍膿血之證脈也脈沉主裏脈弦主急
下重後重也下利脈沉弦故裏急後重也凡下利之證發
熱脈大者是邪盛為未止也脈微弱數者是邪衰為欲自
止雖發熱不死也由此可知滯下脈大身熱者必死也

集註

喻昌曰下利而脈沉弦主裏急後重成滯下之證即今所
稱痢證也脈大者即沉弦中之大脈微弱數者即沉弦中
之微弱數也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熱利下重者白頭
翁湯主之

註

此承上條以出其治也下利欲飲水者熱利下奪津液求

水以濟乾也熱利下重者熱傷氣燥裏急後重便膿血也
二者皆以白頭翁湯主之者以其大苦大寒寒能勝熱苦
能燥濕也

集註

程知曰按少陰自利而渴亦有虛而引水自救者猶當以
小便之赤白脈之遲數辨之此言熱邪內結者也熱邪內
結而致下重故純用苦寒以勝熱而厚腸也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 三兩

黃連 三兩
去鬚

黃蘗 三兩
去皮

秦皮 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

升

解方

三陰俱有下利證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也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脾厥陰下利屬於寒者厥而不渴下利清穀屬於熱者消渴下利下重便膿血也此熱利下重乃火鬱濕蒸穢氣奔逼廣腸魄門重滯而難出卽內經所云暴注下迫者是也君白頭翁寒而苦辛臣秦皮寒而苦澇寒能勝熱苦能燥濕辛以散火之鬱澇以收下重之利也佐黃連清上焦之火則渴可止使黃蘗瀉下焦之熱則利自除也治厥陰熱利有二初利用此方之苦以瀉火以苦燥之以辛散之以清固之是謂以寒治熱之法久利則用烏梅丸之

酸以收火佐以苦寒雜以溫補是謂逆之從之隨所利而
行之調其氣使之平也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註傷寒下利日十餘行正氣虛也其脈當虛今反實者邪氣

盛也正虛邪盛故主死也

集註成無已曰下利裏虛也脈當微弱反實者病勝藏也故死

脈不應病此之謂也

鄭重光曰脈實則胃氣失和緩之狀而真藏之脈獨見邪

盛正脫矣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

故也

註

傷寒六七日邪傳厥陰之時也厥而不利是陰邪未盛者
便發熱尚在不死今六七日不利忽而下利發熱汗出不
止者是陰盛於中而陽亡於外故為有陰無陽也其死可
知矣

集註

方有執曰發熱而利裏陰內盛也故曰有陰汗出不止表
陽外絕也故曰無陽

程知曰言暴下利汗出為亡陽死證也六七日不利忽發
熱而利下至於汗出不止渾是外陽內陰真陽壞刻無存

矣

汪琥曰寒中厥陰至六七日當亦厥六七日矣不言厥者
省文也厥則當利不利者陽氣未敗猶能與邪相支吾也
若至發熱卽利者亦當止今則發熱與利驟然並至加之
汗出不止則知其熱非陽回熱而乃陽脫而熱故兼下利
而汗出不止也

張令詔曰厥陰病發熱不死發熱亦死者有三證一在躁
不得臥一在厥不止一在汗出不止

發熱而厥七天下利者爲難治

註

此詳申上條發熱而厥之義也發熱而厥至七日若厥回
利止則可以自解矣今發熱而厥至七天下利不止者爲

難治也蓋上條有陰無陽故主死此條陰盛而陽不復故
爲難治也

集註方有執曰厥七日而下利陰盛而陽不復也

張璐曰厥利與熱不兩存之勢也發熱而厥七日是熱者
自熱厥利者自厥利陰陽兩造其偏漫無相協之期故雖
未見煩躁已爲難治蓋治其熱則愈厥愈利治其厥利則
愈熱不至陰陽兩絕不止耳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
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註

脈沉而遲下利清穀是裏有陰寒也若其人面有少赤色

身有微熱又屬表有陽熱也夫內有裏陰之寒外有表陽之熱則陰得陽化而解者有之但其未解之先病人必鬱冒汗出而後解所以然者面戴之虛陽與下利之虛陰兩相和順故作解也此非在下之陰格在上之陽所以病人雖冒而厥必微必不似不解之冒厥而甚也

集註

喻昌曰下利脈沉遲裏寒也面少赤有微熱是仍兼外邪

必從汗解但戴陽之證必見微厥此中大伏危機其用法當迥異常法矣六經皆有下利之證惟少陰厥陰爲難治蓋邪氣入裏利深則必致厥厥深亦必致利故下利一證經於少陰厥陰皆詳言之蓋以傷寒下利則無論少陰厥

陰其治法皆可會通也

汪琥曰鬱冒者頭目之際鬱然昏冒乃陽氣能勝寒邪裏陽回而表和順故解汗出而解是陽回裏寒散而營衛和故汗出非攻表而使之汗出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註

此承上條互詳其義以出其治也下利清穀裏寒也身有微熱外熱也上條有無汗怫鬱而赤之表尙可期其冒汗而解此條汗出而厥則已露亾陽之變矣故主以通脈四逆湯救陽以勝陰也

集註

方有執曰下利故曰裏寒陰不守也外熱故汗出陽不固

也通脈四逆救表裏通血氣而復陰陽者也

喻昌曰上條辨證此條用藥互相發明然不但此也少陰病下利清穀面色赤者已用此湯矣

吳人駒曰有協熱下利者亦完穀不化乃邪熱不殺穀其別在脈之陰陽虛實之不同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痛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註通身大汗出熱當去矣熱仍不去而無他證則為邪未盡

而不解也今大汗出熱不去而更見拘急肢疼且下利厥

逆而惡寒是陽亾於表寒盛於裏也故主四逆湯溫經以

勝寒回陽以欬汗也

集註

方有執曰大汗出陽虛而表不固也熱不去言邪不除也

內拘急四肢疼者亡津液而骨氣不利也下利厥逆惡寒
亡陽而陰寒內甚也

程知曰言大汗後下利厥逆急宜回陽也大汗出而熱不
去正恐真陽飛越若內拘急四肢病更加下利厥逆惡寒
則在裏純是陰寒矣

程應旄曰此證大汗出熱不去何為不在亡陽死證之列
不知亡陽由於汗不止而陽亡此證內拘急四肢疼是汗
已止陽未亡而惡寒故可行溫法也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註 大汗出汗不收者桂枝加附子湯證也大下利利不止者

理中加附子湯證也今大汗出又大下利不止而更見厥

冷乃陽亾於外寒盛於中非桂枝理中之所能治矣當與

四逆湯急回其陽以勝其陰使汗利止而厥冷還則猶可

生也已上三條皆厥陰少陰同病因少陰寒甚故俱從少

陰主治也

集註

喻昌曰此證無外熱相錯其為陰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則陰津亦亾但此際不得不以救陽為急陽回方可徐

救其陰也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晡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註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有陰無陽也雖用附子四逆輩恐

陽不能急回宜急灸厥陰以通其陽若脈還手足溫者生

脈不還手足不溫反微喘者乃無氣以續之喘是陽氣上

脫也故主死

集方有執曰其喘必息短而聲不續乃陽氣衰絕也

程知曰少陰下利厥逆無脈服白通湯脈暴出者死微續

者生厥陰下利厥逆脈絕用灸法晡時脈還者生不還者

死可見求陽氣者非泛然求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必兩腎

之中有幾微可續然後可藉溫灸為鸞膠耳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註傷寒發熱下利而厥反煩躁不得臥者乃寒盛於中孤陽

擾亂也或發熱下利至甚厥逆不止即不煩躁亦為表陽外散裏陽內脫故均死也

集註成無已曰傷寒發熱邪在表也下利厥逆陽氣虛也躁不

臥病勝藏也故死金匱要畧云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下利不禁傷寒發熱為邪獨甚下利至

甚厥不止為府藏氣絕故死

程知曰厥陰病但發熱卽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裏
證自除若外發熱而內厥逆下利不止且至煩躁不解則
發熱又爲陽氣外散之候而主死矣
張璐曰躁不得臥腎中陽氣越絕之象也大抵下利而手
足厥冷者皆爲危候以四肢爲諸陽之本故也加以發熱
躁不得臥不但虛陽發露而真陰亦已消盡無餘矣安得
不死乎

軀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註

厥陰嘔而脈弱大便多利今小便復利雖身有微熱而又
見厥冷是邪既上逆而下焦虛寒不固爲陰進陽退之象

故為難治以四逆湯主之者急壯其陽也陽回則可望生

矣

集方有口脈弱雖似邪衰而小便復利則是裏屬虛寒也

故曰厥者難治以身之有微熱故雖厥猶可以四逆湯

救其陽使之復也

程知曰言嘔而厥者宜溫其下也嘔者邪氣上逆也脈弱

小便利虛寒見於下也身有微熱當為陽邪在表然見厥

逆則為陰盛於裏而微陽有不能自存之憂也

汪琥曰按諸條厥利證皆大便利此條以嘔為主病獨小

便利而見厥前後不能關鎖用四逆湯以附子散寒下逆

氣助命門之火上以除嘔下以止小便外以回厥逆也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註

太陰有吐食而無嘔也少陰有欲吐不吐欬而嘔也厥陰

之厥而嘔嘔而吐涎也今乾嘔者有聲無物之謂也吐涎

沫者清涎冷沫隨嘔而出也此由厥陰之寒上干於胃也

三陽有頭痛必兼身熱至於太陰少陰二經皆無頭痛惟

厥陰與督脈會於巔故有頭痛而無身熱也此少陽不解

傳入厥陰陰邪上逆故嘔而頭痛也以吳茱萸湯主之從

厥陰本治也

集註

程知曰此言嘔而頭痛者宜溫中而降逆也

張錫駒曰嘔者有聲有物者也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今乾嘔吐涎沫者涎沫隨嘔而吐出也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註

心煩而嘔者內熱之嘔也渴而飲水嘔者停水之嘔也今嘔而有膿者此必內有癰膿故曰不可治但俟嘔膿盡自愈也蓋癰膿腐穢欲去而嘔故不當治若治其嘔反逆其機熱邪內壅阻其出路使無所泄必致他變故不可治嘔膿盡則熱隨膿去而嘔自止矣

一集註

汪琥曰肺胃成癰由風寒蘊於經絡邪鬱於肺或入胃府變而為熱熱甚則氣瘀血積而為癰癰者壅也言熱毒壅

聚而成膿也

鄭重光曰邪熱上逆結爲內癰肺胃之癰是也

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詩

厥陰中風該傷寒而言也脈微厥陰脈也浮表陽脈也厥陰之病旣得陽浮之脈是其邪已還於表故爲欲愈也不浮則沉沉裏陰脈也是其邪仍在於裏故爲未愈也

集註

成無已曰脈浮爲邪氣還表作汗之兆故云欲愈不浮則邪氣深入正多變證故云未愈

方有執曰風脈當浮以厥陰本微緩不浮故微浮則邪見還表爲欲愈也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註丑寅卯三時厥陰風木乘王之時也正氣得其王則邪自

退故病解

集註方有執曰厥陰之解自寅卯而終少陽之解自寅卯而始

蓋寅為陽初動陰尚強卯為天地開陰陽分所以二經同旺其病之解由此而終始也

音切

撞

宅江切

漬

疾智切

帶

音帝

食

與飼同

索

當作素

癰

於容切

癰

音昇

清

與園同

園

七情切

晬

祖對切